

新紅A字

張資平



上海知行出版發行

中華民國卅四年七月初版
發行數一〇〇〇冊

版權所有·不許翻印

文學叢書之一

新紅A字

著作者 張 資 平

發行者 知行出版社

上海江蘇路五十二號

印刷者 建東印刷公司

上海霍山路五九九號
電話：五〇七七

總經售 文匯書報社

上海靜安寺路青海路七號

定價二千元

新紅A字自序

十餘年之久，不發表所謂小說了。現在忽然又來發表這篇作品，尤其是以戀愛爲主題(Thema)的小說，社會對於我，也許會發生一陣的驚疑吧。

不過，我發表這篇小說是別有一個理由。

當民國十九年秋，我在暨南，大夏，中國公學等校擔任文學概論的時候，在教課上常感着一種不便，即是在文學理論之講述上，缺乏適當的作品爲之示範。當時我會空漠的想，假如我能寫一篇作品來做文學理論之註釋，換句話說，我是不自諒的想寫一篇小說來作文藝的標本以說明一般文學理論。

文藝無疑的是藝術之一，但是因其形態不同，而其所具的藝術性亦有高下之差。嚴格的說，小說在藝術中所佔的地位並不怎樣的重要。最富於藝術性的還是詩和戲曲。

文藝是主觀情緒之客觀化，但是客觀化的程度愈大，則其抒情的成分愈減小，敘事的成分愈增大。敘事的成分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以上，其距離藝術之域便愈遠，小說是常常——其實是必然

的——會患這種毛病的。文藝必須含有抒情的成分，但是抒情成分過於濃厚的文藝亦非必完全是審美的藝術的作品。

凡是足稱為文藝的作品必然是抒情的，同時是審美的藝術的創作。

我們試以唐詩來說明。

論抒情的成分，李白的『長干行』實遠不及李頎的『古從軍行』，也趕不上他自己的『行路難』，但是論藝術的審美的成分，『長干行』却超出『古從軍行』及『行路難』之上了。

其次，藝術必須是詩的或接近詩的作品，必須是可能歌唱的，詠歎的，不徒是述敘的，說明的。換言之，表現比描寫更為重要。

最會損害藝術的便是情緒之過度客觀化，即過於重視描寫或敘述。說明尤其是藝術的致命傷。讀了李白的『長干行』之後，若再讀王維的『洛陽兒女行』，『桃源行』，或白居易的『長恨歌』，『琵琶行』，『井底引銀瓶』，『母別子，子別母』等詩，便索然無味了。王維的詩已經是偏重於平面描寫了。白居易的詩是更進一步，作家本身索性跳進作品裏面去，從事現身說法了。故知王維知白居易的詩，不單在抒情的成分上遠遜於李白的『長干行』，即就審美的藝術的成分上說，也望塵莫及。

如上所述，詩想維持其藝術的領域，尙如此之難。何況小說？

總而言之，情緒之主觀的表現過強，即抒情的成分過強，亦難稱爲理想的藝術。但若情緒之客觀化過強，即敘事的成分過強，則如前所述，對於藝術亦有所損傷。

(甲) 李白的『行路難』是情緒之主觀的表現過強。

(乙) 白居易的『母別子，子別母』等則敘事的成分過強，並且作者一面敘述，一面就所述故事加以批判，即離開藝術愈遠而接近於講談的故事了。

在上述(甲)(乙)兩例之間，得其平衡並能保持其藝術性者便是：

(丙) 李白的『長干行』了。

我們要寫能不失其藝術性的小說，最少，當以李白的『長干行』爲標準，主觀情緒之表現固不宜太濃厚，敘述的成分亦不宜太强，然後能產出純藝術的小說。我們要避免敘述的成分太强的小說，尤當警戒所謂意識的文藝作品。

其次，關於藝術的內容，亦須略加以說明。有人說藝術的內容是認識的要素(F)與情緒的要素(f)之和。若嚴格的說，藝術的內容並非兩者之和，實在是兩者相乘之積。即非 $F \times f$ 實在 $F \times f$ 。換句話說，藝術的內容是融解有情緒的要素之認識的要素。僅藉認識的要素寫成功的作品，不外是故事或歷史而已。

「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」即可以充分說明「X」的真義。今更舉例以說明之。

朝起殘鶯伴妾啼，

開門只見草萋萋，

庭前時有東風入。

楊柳千條盡向西。

打起黃鸝兒，

莫教枝上啼，

啼時驚妾夢，

不得到遼西。

小說之描寫更應當是適合於上舉之公式。但是真能達到上舉公式的理想的小說真是罕見。

依據上述的種種原則，我便寫了這篇小說，但是結果失敗了。雖則是失敗了，但也費了半年以上的歲月之推敲，故敢公之于世並希望讀者之嚴格的批判。

最後須向讀者申明的，這篇作品中的人物並沒有所謂模特兒，更非作者本身的經歷，希望賢明之讀者千萬莫誤解了作者寫這篇小說的本懷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聖誕節前夕。

新紅A字

第一節

同在一個機關裏，雖說有了半年之久，但是一在三樓上，一在樓下，從沒有和你碰過面。雖沒有碰過面，但你的名字，在我的腦膜上，總有些少的印象。因為我雖然對於文藝是一知半解，但總算喜歡文藝，愛讀你的作品。自己有空閒時，也會塗寫了不少不成其東西的作品。很想得着一個機會，和你認識，請你改削。我有時又幻想，假如我能寫些作品，由你介紹出去，換得一些稿酬。那麼我便更有勇氣，踏上藝術這條路上去。但我害羞，我始終不敢自動的上三樓去拜訪你。

回憶起來，在七月裏的一天，下了辦公廳，才五點多鐘，我和三位同事，走出都門，似散步般的，在街路上走着，當我們走到K馬路和T馬路的轉角處，旁邊的鄒小姐驀然地喊了起來說：「你看你看，那個車子上，就是××有名的作家呀，你要過去認他嗎？你不是想寫小說麼？」

認識了他，可以拜他做老師。」她的口氣，到後來轉變爲譏諷的了。

本來對於你的印象，是很淡漠的，給她這麼一說，我一面感着難爲情，一面對於你的想像似乎增加了一些重力。說句老實話，當時我真想看看你，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，你的車子已經如飛的過去了。在那個時候，不過只知道我們部裏有你這一位作家。但還沒有想過，自動的去拜訪你，或者想和你認識。因爲，我向來爲人，總不願意去逢迎上司的，因爲我倆還沒有真正的認識呢。加以生活的壓迫，所以心裏沒有餘隙來特別地思念及你。

嗣後，又隔了許久，在秋杪的某一個星期一的早晨，開過了週會，散會之後，你們辦公室的——一個女同事L小姐，很殷勤地一定要我到她那裏去坐坐。我是總沒到你們的辦公室來過，在那一天，可算是第一次參觀你們的辦公室。最初踏進你的辦公室，便想看看你是怎樣的一個人。經L小姐的介紹之下，我真的大吃一驚，我倆這次的相逢，原來並非初晤，而是第二次的觀面呢。我在什麼時候和你初次觀面呢？這得讓我慢慢的從頭數起。

我得進某某機關，雖然說是由大人物的介紹，但我和介紹者是間接的認識，未肯力薦，自己又淺于學識，故不能得到較高的位置，而是一個最起碼的小職員，到了發表之後，還有什麼話可說呢，也祇有忍耐下去。有時人家問我在部中是什麼位置，自己總是慚愧說，是最起碼的一個小職

員，隨後又補充着說，因受戰事的影響，才出來找生活。不然，像我們這樣的年齡，本來是正當讀書的時候，那裏談得到服務社會呢！真是慚愧之至。遇到人家問我在部中的待遇時，我總是拿這樣的話回答他們。

在這樣的米珠薪桂，物價高騰中，像這樣的一個小職員，那裏談得到生活的舒服，所以祇好住宿舍，吃苦包飯，若不如是，就得要家中匯錢出來了。但是，自己又如何忍心呢？試想，父母吃盡了千辛萬苦，好不容易才把我們扶養到這樣大。如果家計過得去，我們還得在學校裏讀書呢。因為受戰事影響，家鄉全燬於炮火之中，倉皇逃難，像盲人騎瞎馬一樣的瞎奔，不辨東南西北，在那樣大難當頭的時候，大家一無主意，只好追隨人家的意見，先逃到延陵，再經過九縣，九里，茅山，天目山，橫山，溧水，霸王莊，吳家墩，太平縣，大橋……等小地方之後，才達到蕪湖，從蕪湖過江就趕火車到合肥，中經田家巷，轉到蚌埠，由蚌埠而徐州，鄭州，再乘火車才得到漢口。在路上逃難的期間，共經過一個月的光景，在旅途上每天食不安，睡不穩，直到了漢口之後的生活，才稍覺有些頭緒。可是在漢口住了不久；同來的人又要往四川去了，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全家六口，離開故鄉，已經是山遙水遠，想要回去，已經不甚容易了。若是再往後去，照道理和義務，本來也未嘗不可。但是，最重要的便是臨走時，錢帶得太少了。眼前雖然尚能維持，若

是進川之後久了，怎麼辦呢？那時叫我真是進退兩難，眼見得上有年老的父母，下有幼小的弟妹，自己呢？又是個弱者，既不能學花木蘭之代父從軍，又不想效王嬙之出塞。當時，若祇我個人，倒也願意一直向前衝，義無反顧。但是像這樣地扶老攜幼，無形中便減却了我不少的勇氣。不單是在我這末一個纖弱女子，就連當代的袞袞諸公裏面，也不少這樣兒女情長的心理所有者吧。我又怎能夠，徒向空想，置他們於不顧！因為要為他們安排一切，我祇好改變計劃，打消入川的念頭，轉移我的馬首，故決心再走武昌，直趨廣州，而香港，廈門，汕頭，終於回到上海來了。

到了上海，一家生活便無法支持了。幸得我身體頑健，奮勇掙扎，在上海約十八個月間，曾當過了小學教師，也任過工藝社的指導，又加入過文明劇團。每天一頓稀飯，一頓大餅油條的生活，總算掙扎過去了。不幸的是因為我的生活太辛苦了，忽然患了一場大病，一家人的生活，便感著威脅。兼之上海百物騰貴，更令我們感到都市的疲勞，很想回去看看久別的家園了。

打聽得家鄉安靜些了，才設法回來家鄉。但是到了家鄉一看，更是慘不忍言，所有房產一切都化為無有，想找一點生活根基，更千難萬難。父母年事既老，再加受了這次的打擊，更現得老態龍鍾，精神似乎有點反常。自己又無長兄，弟妹年齡尚幼，正需要讀書。在這青黃不接的困難

期中，我也顧不得自己的程度粗淺，祇得挺身而起，走向茫茫人海中去，奔走求救。奔走的結果，便得到遠房的姑母，代我介紹到××機關，當了一名的小職員。

接到了親戚的來信，知道我所謀的未入流——我說不入「任」妥當些——的小京官已經給他們替我運動成功了。圖家都在高興，歡悅，向我道喜。說來也十分可憐，我祇是一個還够不上三等委任的小僱員呢，月薪大洋五拾九元餘。

因為上海還有些行李，寄存在親戚家中，在進京上任之前，不能不先到上海去收拾收拾，打算從上海直赴京城，不再回家鄉來了。我雖年紀還輕，但近二三年來，也可以說得上飽經憂患，對外來的橫逆，並沒有什麼瘡心或害怕。可是母親終於不放心我一個人外面，奔走跋涉，一定要護送我到上海，再從上海送我到京城。雖然旅費化耗得大一些了，但又不便忽了她的意思。我也覺得，有母親陪伴着，可以減少許多旅途中的寂寞，因此答應了她的要求。我們的旅費，還是從我多年在手指頭上的一隻戒指變換來的。

在上海，祇兩天工夫，結束了一切私人的事體，不敢再有所耽擱。在從上海動身赴京城的前天的晚上，睡在母親的身傍，幻想着到京城去做了小京官之後的情景，不知是苦還是樂，輾轉反側，總睡不着。我想，這個小京官的薪給，到底有多少呢！因為那時候親戚的來信裏面，並沒有

提及我的位置和待遇，祇說「所謀的事成功了，希即來京」而已。

「薪水還沒有到手，一隻可愛的金指環先送掉了。」女性的孩子氣的念頭，又不覺悠然而起。

我躺着聽見響過兩點鐘了。仍然是眼睛在碌碌地轉動。剛剛合上眼睛，不久就着驚起來。一醒之後，再也睡不着了。想就起身，究嫌太早，仍躺在床上，胡思亂想了一會，才聽見工廠開門的汽笛聲了。

本來搭下午兩點鐘那班火車，也未嘗不可以，但是聽一般人說，下午那班火車比早車擠得多，所以便決意搭早車赴京了。

清早趕到北站來時，距開車時間，還差一個多鐘頭，車站裏面已經黑壓壓的擠得水洩不通了。我們覺得幾乎無隙地可以容我們踏腳進去。票房裏總不肯早點賣票，像專和窮苦的民衆爲難。還有那班中國警察和剪票人，更有些狐假虎威，意氣揚揚；對於窮苦同胞的痛苦，不僅絕不表示憐憫，反要加以多方的留難。那些三四等的搭客，個個都表示着疲勞的顏色，老弱的更覺可憐；擠緊在人叢中的嬰兒的哭音聽見令人難受。看見這種景況，便感覺到，經過這次事變後的中國老百姓所過的非人生活了。

六點四十分，我們總算平安的擠到二等的車廂裏來了。火車過了南翔站，我們感着肚皮裏有點餓了，便向餐車裏，揀了一個雙座的位置，坐了下來。女招待走前來，我們向她各定了一個茄汁雞絲飯，正在等待飯餐的時候，我偶然抬頭一望，就看見你坐在斜對過的一個單座位上。在那時候，我倆並未認識。在當時的餐車裏，有不少的中國客人，也有不少的東西客人和兵士，你有什麼特徵能够令我注意的呢？但是事實上，我在那時候，確實注意過你這位先生了。第一，因為擺在你面前的餐具是一個日本式的早餐，但是又明明是箇中國人。我想，你何以不像我們一樣，要一個茄汁雞絲飯或咖哩雞飯呢？何以偏喜歡吃日本式的早餐呢？第二，是看見你在端起那個黑漆木碗，狂吸咪噲湯。這種咪噲湯，我在上海虹口，也曾試嘗過，實在不敢領教。但是，你在狂吸咪噲湯的饕餮的樣子，實在有些令人發笑。這是我當時注意於你的最大原因。我想，你這個人真是所謂嗜好與一般人，太特殊了。

你看見我頻頻偷望你，便表示出受寵若驚的樣子，那對所謂賊眼的目光，如電般儘向着我投射過來，所以我不禁失笑了。我當時的心裏在說：

「你完全猜錯了我偷看你的意思了。你當我是對你一見情深了麼？你這不自諒的傢伙！真叫人見着好笑。」

不一刻，女招待把我們的飯菜送來了。我因為要用我的早餐，便不再理你了。但是，當我提起我的叉匙來時，不免又望了你一眼，看見你又在端着那個黑漆木梳送到嘴邊去狂吸，吸完了幾口後再抬起頭來望我，我們的視線，恰好又碰着了。當時的情景，大概你還記得吧。我當時真有些難爲情了，便立即低下頭去；我祇有咬着我的下唇忍着笑。

我們後來有了相當的認識，詢問你當時在火車上初看見我的時候的印象怎樣？你說，我的淡素的裝束已先給了你一個很好的第一印象，因為我那時是穿的一件花條紋的灰色囉嘰旗袍。你又說，我當時的薄施脂粉和兩顆像銀鈴般的眼睛，有些光彩照人。你還說，我的編貝般的兩列皓齒和圓圓的粉臉在當時，給了你一個最深刻的印象。但我不相信，你這些話，無非是想拿來恭維我的諛詞吧了。

等到回到二等車室裏來時，才知道你也和我們同一個車廂，就坐在我們的前面第三四排的座位上，恰恰和我們相對面的坐着。不知道是何原因，每當我倆的視線碰着時，我居然感着一種難於說明的羞赧。

因爲二等車中，多是日本客人，中國人實在寥如晨星，中國客人的人數愈少，他們便愈不敢開口，所以大家都感着寂寞。我有時雖望望車外的野景，但是，仍然刻刻留意到你的舉動和態度

。有時偷瞧你的時候，不期而遇的又迎着了你的視線，我祇好報你以一笑。但你也居然向我笑了。這時候，我心裏又覺得有些不願意。

火車到了蘇州，停下來了。日本語發音不準確的報童在月台上儘在伸長了脖子高叫：

『阿三哥，賣人情，三弟，賣人情！』

我再三細聽，仍然不明白他在叫些什麼。到後來，才知道他是在叫：

『Osaka Mainichi Sunday Mainichi』

前好些時候，曾聽見一位親戚說，京滬線火車，很像從橫濱開到東京的火車了。日本的情調，至爲濃厚。現在看來，果然不錯。我正在癡想，忽然，又聽見車外月台上，賣小食的在高叫：

『兵刀殺他！兵刀殺他！』

到後，我才明白這是『辦當・Cidar』的音訛。

火車由蘇州站開行了，日本憲兵進來檢查通行證和行李。我無理由的害怕起來，其實我並沒帶半點的違禁品。我的兩件行李終給憲兵嚴厲地加以檢察了。大概是你看見我的害怕而發生了同情。憲兵看完了我的兩個皮箱；還要檢查另一個包袱，這叫我十分難爲情了。我便對他們說：

『都是內衣，裏面穿的褲的衣服，也要看麼？』

我臉上發熱地向憲兵說情，希望免驗。但看憲兵像不明白我的話，仍然要檢查。就在這瞬間，便看見你毅然地走到憲兵面前，裝出滿臉的笑容，朝他鞠了一躬後，大概是把我所對他說的意見，翻譯出來給憲兵聽了。當時看看憲兵的神氣，似乎有些不很高興，好像在對你說：

「要你多管閑事！」

但是，你仍然不屈不撓地站着，不爲所動。我的小包袱仍然免不了要檢查。但是裏面滿盛着污髒的褲子，證明了你的翻譯，沒有扯謊。憲兵便跑去檢查第二個客人的行李了。

「謝謝你，先生，你貴姓？先生真可以說是能以和平方法爲同胞解除苦痛了。」

我這時候對你的態度，有些解放了，笑着和你說。但是，你聽見後，好像不願意聽。到後來你才說我那時所說的這兩句話，無異於輕輕地打了你一個耳光，你當時在暗暗後悔不該走前來出這個吃力不討好的風頭。你又在驚怪我，何以這樣年紀輕輕的女性，也會滿嘴和平八股呢。

後來，我們每回憶到當日同火車的一幕趣劇，你便愛說笑——

「我這簡任專員，在那時候尚未到差，說什麼爲同胞解除痛苦！我走過來充當義務翻譯的動機，還不是爲你啊。」

在當時，我向你道謝了後，便問你：

「你先生到南京參加和平工作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，不，……」你連說了幾個不字。

「先生你貴姓？」

「敝姓黃，黃種的黃，黃帝子孫的黃。」你像有點患了神經病。你一面說，同時從衣袋裏取了一張名片出來送給我。

這時候我也只好從手提袋中取了一張小型卡片出來，回送給你。你接了卡片後，很恭敬地捧着，在低聲的唸「柳雲」。看見，你的傻態，又不免要笑起來了。

你回到你自己的座席上去後，仍然像發癡般的在出神。

我們因為有了這一幕的接近，反轉使我倆不敢再正面相望了。我坐在車中，祇機械的把視線投向車外，看見沿鐵道兩傍，滿佈着藍地白字的標語和廣告。

「仁丹……建設東亞新秩序！」

「老篤眼藥，不麻不痛……和平反共！」

「強利比兒……治淋聖藥……唯有劉共才可以救中國！」